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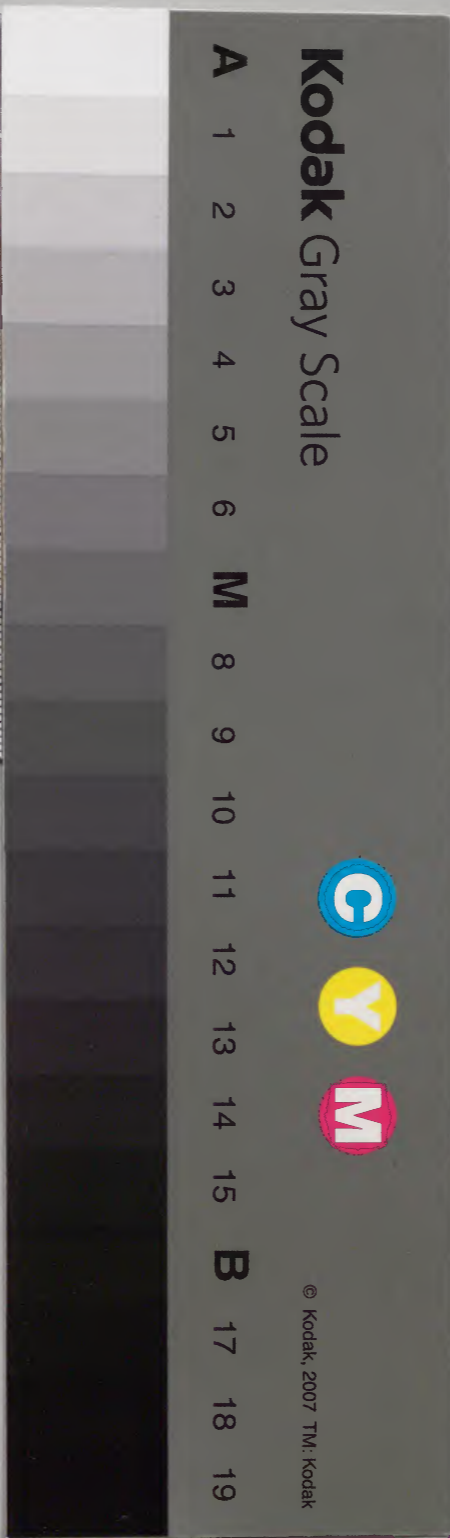
說類

五十三之六十二

漢書門			
二	八	六	七
九	二	函	號
一	〇	七	冊
架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三	八	六	七
函	函	函	函
七	冊	號	類
架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67	
冊數	10 (10)		
函號	303	70	



說類卷之五十三

器用部

竹簞

淺草文庫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

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

以桃竹爲簞也梁文簡答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析出桃

枝之翠筴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

桃竹杖引東坡志林

屏風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

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言類
卷之五十三
踏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顛顛昂昂藩
后宜之壽考無疆西京雜記

罍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
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
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
雷相間為飾如^〇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
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如銅罍之象皆一^〇一
◎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作罍蓋古人
以此飾罍後世自此傳耳夢溪筆談

酒器

閬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得三
銅器狀如盃盞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二云仲雅三
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為三雅池余嘗覽魏文典
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列三爵大
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
器也侯鯖錄

茶器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
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

言類 卷之五十三
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
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遊嵩山各携茶
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
仕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
公見此則當驚信矣 癸辛雜識

几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詞曰高樹凌雲蟠屈
紆煩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
上不測絕頂伐之以歸耿者督直聾者磨礮齊貢金斧
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蟠馬迴鳳去鸞歸

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西京雜記

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
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鬼魅
得佩之者爲天人所福故先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
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
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西京雜記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
常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鑒鑒不甚明
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

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卽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
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
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蟬冕景繁終于承議卽乃知鑑之
所卜惟知近事耳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
則照人面小小鑑則不能全現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
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大小增損
高下常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
比得古鏡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俱夢溪
筆談
古無純銅作鏡者俱有錫雜之續博物志

劍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此
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卅鍊石
爲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鋼而精至
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
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
則陽威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
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剪飛鳥遊蟲過觸其刃如
斬截絕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
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

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
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
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如白銀昔吳國
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
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
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胆腎以
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鑄鄒者雌其劍可以切
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
興夜有紫色衝牛斗張華使雷煥爲豐城令掘而得之
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

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
尋之但見雙龍纏屈于潭下見光如電遂不敢取拾遺記

漢帝相傳以秦皇子嬰所捧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劍
上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
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及
上常若雪霜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昭帝時茂
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俱西京雜記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
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鏃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鈎
縱之鏗然有聲復直關中神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

中縱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屈舒無方
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

夢溪筆談

銅鼓

予初見梁歐陽頴傳稱頴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
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
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鑿鑿如鼓不
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
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
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老學庵筆記

鼻觀香

茄根并根暴乾燒作灰爲香煤甚奇能養火延夕予嘗
自製鼻觀香有一種瀟洒風度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
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榧楂液漬之過一指
之曰泣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擘品二錢七作漿漬
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下香一錢極鮮
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密煬令香真茅山黃
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錢俱
爲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并子密器收之燒暗極熾火

墨莊漫錄

夾燈盞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王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老學庵筆記

聚香鼎

毘陵士大夫有住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闕傍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于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清波雜志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無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于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老學庵筆記

竹夫人

東坡寄椰子玉云聞道床頭無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爲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懃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

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侍兒小名錄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未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常形四方之風西山大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厦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肺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鶴林玉露

臥爐輪扇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

連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室寒戰今二法並存。續

博物志

碎塵巾針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為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

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償矣田之性命物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全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

請曰獲此足矣皇甫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割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鬣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西陽雜俎

說類卷之五十三終

說類

卷之五十三

終

說類卷之五十四

雜物部

物性

麒麟闔而日蝕鯨魚死而慧星出嬰兒號而母乳出麤
呬絲而商弦絕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
致也 俱博物志

積皂莢置油瓶其中永不蛀踏雞子壳令人患白癩風
踐壞竈土令人害瘡

李衛公言鵝驚鬼鳩青厭火孔雀避惡

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一

水母生兒無目龜鼈生兒無耳

桃根為印可召鬼

鼈脂得火可以燃鐵

駝糞烟殺蚊壁虱

燕避戊巳蝠伏庚申一歲三蠶則桑弱馬耗

俱續博物志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掛果樹烏鳥不敢食其寔

菰兩鼻兩蒂食之殺人簷下滴菜有毒葦黃華及赤芥

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

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

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俎 砧垢能蝕人屐底

古襯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

自連珠二目不同連鱗白鬚腹下卅字並殺人 鼈目

白腹下五字卞字者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

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班如豹羊心有竅悉

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臟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

白鳥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

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胍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

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虵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

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

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梨千歲冰可化也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令軟可以
 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
 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潘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
 絲琥珀苗也 酉陽雜俎

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
 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
 十柿以一槓楂置其中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
 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塩酒蠐凡一器
 數十蠐以皂夾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至于凍

荷醉猶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
 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
 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
 屬在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宋朝老內臣也識之
 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
 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于罌腹信
 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
 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
 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
 為小塊子方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于懷中近肉以人

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
八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歸田錄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今以
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
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釘以
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
制耳夢溪筆談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棋楂
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榲桲亦可代棋楂用此歐
陽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榲桲世南侍親官蜀

至梁益間方識之犬者如梨味甘而香用刀切則味損
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于柱上擊碎其味
甚嘉蜀人以榲桲切去頂刻去心納檀香沉香末并麝
香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腦
子少許和均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遊宦記聞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
賴雖乾溢係天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
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
浸銅頗費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
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

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清波雜誌

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溶開少着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污石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游宦紀聞

驗漆之美惡有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釣鈎撼動琥珀色打着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鞞圈子上纔有偽

則不着圈上

游宦紀聞

荔枝不可燒其香引屍虫

海物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

侯清錄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

所有大抵皆土榿也

老學庵筆記

異物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官中皆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帝不得已聽之官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于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恠西使乃以口濡膠為水注斷弦兩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俱博物志

返魂香東方朔曰月氏國使者獻香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沉牛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流沙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天殘之死疾下土之神藥也疾疫天死者以熏牙及聞氣即活明日失使者所在後元元

年長安疾死者大半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活芳氣三月不歇餘香一旦失忘

續博物志

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帝時入貢每至大寒于室焚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減衣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令人不迷

俱述異志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東王公西王母遺核于此地世代遐絕其實

頗存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陰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于霜林園此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乎

拾遺記

李司徒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研南海時得于海商

云是蜈蚣脊骨

續博物志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喜其異遂盛于水

精籠懸于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
 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犬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
 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始不謂之實遂
 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
 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不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
 而徧體畧無露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
 嬪御試弄于海池上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
 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
 年不釋及賫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楮日終不消嚼
 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書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

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異如夜始藏于百寶匣中其
 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
 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甚不樂及退為鴻臚曰本國
 以書變為奇今皇上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也杜陽雜編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褐
 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觔白者
 止三斤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
 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為珍異也
 又貢黑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猊兒眼睛能息
 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

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黑莊漫錄

海錯澹鹹

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每澹及獲之醃浸以鹽其味鹹矣其理何在答曰生氣臨之者常死氣臨之者變生生氣也死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淡及其離海鹽醃之即鹹生有氣血行其味不入死則血氣凝故味能入海錄

植物生死

凡草木花果以水澆之則活以湯澆之則死水生氣也湯死氣也蠹海錄
說類卷之五十四終

說類卷之五十五

灾祥部

諸瑞物

和氣相感則生諸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人王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博物志

朱草

朱草狀如小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汁如血朔望生落如葇荑周而復始可以染絳成黼黻之章金銀投其汁可使成玄泥成水為金漿以投之為玉醴飲之令人

長生出抱朴子

續博物志

瑪瑙甕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厨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爲尤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駑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

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瑪瑙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賜群臣至舜時露以漸減隨帝世之污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滅于陶唐之廷舜遷寶甕于衡山之

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于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
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
于露壇又遷寶甕于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下至秦
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
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
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
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
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
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
廣中狹下方皆如土制猶華山之似刊成八鴻者八方

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
矣拾遺記

日異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侵晨日出如在冰面色
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
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
餘不見是年十二月迺亮送死于淮南悟黑人為亮云
雲麓漫抄

風災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

羊角大木盡拔俄傾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所經
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
復隙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紀縣城
悉為丘墟遂移今縣 夢溪筆談

冰稼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
而華山震阜頭谷圯圻數十百丈蕩搖十餘里覆壓甚
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
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
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詞畧

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山石泣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
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為不
道走山泣石 述異記

地生毛

地生毛東虜以為人勞之應比齊武城河清年中徐州
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寸時比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
後之應也 述異記

肥遺

蛇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之見則大旱述異記

穀蠱

晉末荊州久雨粟花為蠱蟲春秋云穀之飛為蠱是也
中郎王羲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陛下
自以為聖德何如帝有慙色述異記

物異

予紹聖間迎侍西湖園居五年春圃桃數千株結實皆
雙明年先子捐館今直龍圖閣李友聞時亦居杭聞之
愀然曰某頃時為婺州錄事參軍解中櫻桃一樹盡雙

實亦丁外艱

淮字編

說類卷之五十五終

說類

卷之五十五

灾祥

五

說類卷之五十六

果部

橘柚

越多橘柚園人多橘稅謂橙橘戶吳書闕闕上表請除
臣之橘籍是也 述異記

橘極難種吾居山中凡三種而三稿死其初移栽皆三
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雪多寒節
立稿雖厚以苦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
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池氣候絕不同山前梅
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

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為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于用篩未嘗少以瓦甃雜之田有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為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于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避暑錄

柚似橙而大于橘石蜜其實乳糖續博物志

龍眼荔枝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交州記曰龍眼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圓小謝承書曰唐羗字

伯游上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

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續博物志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

取荔枝木去其中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

根但令旁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芽正如六畜去

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夢溪筆談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

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

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

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旣
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枝亦如故乃知世間富貴
人皆有陰相之者俱老學庵筆記

梨

北京壓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與
棗木相近以鶯梨條接于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于
棗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于其中不一二年卽
生合乃斫去棗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脈卽梨條已
接于棗木矣結寔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
以胡桃條接于柳本易活而速實墨莊漫錄

柿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
霜葉可翫六嘉述七落葉肥大酉陽雜俎

朱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枝數日不食今
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卽其種也述異記

橄欖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于
蜀產家君嘗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
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菜荳凡兩月漸大

有墮地者視之木槌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為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柚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惟游宦紀聞

交梨火棗

老氏之言交梨火棗者蓋梨乃春花秋熟外蒼內白雖雪梨亦微蒼故曰交梨有金木交互之義棗味甘而色赤為陽有陽土生物之義故曰火棗又梨花白實蒼而味甘亦其義也蠶海錄

甘棧

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度獨於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癸辛雜識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用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久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頰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饒而食之則克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致停積嘗舉似

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鶴林玉露

異果

閩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群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閩河之北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拾遺記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為地仙

述異記

說類卷之五十六終

說類卷之五十七

草部 蔬附

終南草木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蘼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藜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西京雜記

芝

良常山有熒火芝大如苣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一

言類
包山有白芝

續博物志

大曆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成芝斷而可續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隱辰芝狀如斗以屋爲節以莖爲剛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鑲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日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 白符芝大雪而華 五德芝如車馬 茵芝如樓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術芝至 羅門山石芝得地仙

陽雜俎

開德府有士人家貯水甕甕忽有菌生其腹隱然而出植根甚堅觸之不落數日大如人手光潤燁然真芝草也陶器堅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詰

睽車志

牡丹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來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盛賞當時明公有裴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

說類

卷之五十一 草部

二

言類
卷之五十七
二
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
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瑄不預焉至
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
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酉陽雜俎

荷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子如
玄珠可以飭珮也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
夜舒晝卷酉陽雜俎

芸香

採芸香葉置席下能去蚤虱子續博物志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香草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
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
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曾得
數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
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卽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
也蒞今白芷是也夢溪筆談

艾草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削木令
員舉以向日以艾于後承其影則得火俱博物志

苜蓿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西京雜記

莩

海上有草焉名莩其實食之如大麦七月稔俗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博物志

瓦松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皇農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

昔邪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夢溪筆談

草子

草子釀于肉汁內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續博物志

淫羊藿

淫羊藿一名仙靈脾淫羊一日百遍食藿所致續博物志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箴出海南地記述異記

望舒草

大始十年有扶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圓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于宮中因穿池百步廣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于胡中至今絕矣池則填塞拾遺記

神草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酉陽雜俎

舞草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在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夢草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酉陽雜俎

佛座荷花

菜品中蕪青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恠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座于荷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篤因有此異夢溪筆談

蔓金苔

晉祖梁國獻金苔色如黃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于水中蔓延于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官人官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照曜滿室名曰夜明苔着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銜惑百姓詔使除臺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入胡中拾遺記

種花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樺徘徊黃薔薇正月

下旬宜接桃梅李杏丈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并于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即撒去箬葉無有不成也游宦紀聞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候鯖錄

花毒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視
凌霄花露滴眼中遂失明墨客揮犀

蒿菜

蒿菜出高國有毒百蟲不敢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
目瞑不見物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續博物志

雲薇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于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
雲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敷夏密
秋榮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

者為上蔬其味辛色黃者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為下
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克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
廟祭祀亦止人飢渴宮人採蒂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歇
拾遺記

瓜

瓜惡香尤忌麝鄭注太和中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
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
一蒂不獲酉陽雜俎

蘆菔

今成都麪店下呼蘿蔔為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

按爾雅曰葵蘆菹也郭璞以葩為菹俗呼雹葵蓋其性
能消食解麪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
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菹三十畝計益米三十
斛可見能消食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麵駭云
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菹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
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
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蘆菹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
治之云犯天麥毒按醫經蘿菹治麵毒即以藥并蘿菹
食之遂愈癸辛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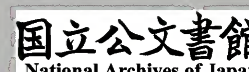
茄子

茄子孰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瘰欲其子
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
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
白形如雞卵酉陽雜俎

菌樅

江南諸郡山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樅食之
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
之樅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博物志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行里私第晝齋前有枯紫荆



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緣垂裙如鵝鞞。一日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麻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折臺。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惟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渠下。短柱是柁。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節上。有黃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鑠。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允九十七。

兄年七十。徒如壯年。

酉陽雜俎

茵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大菌。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爲饌。食者輒死。凡菌爲羨。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殺人。又有菌叢生于朽木。或糞壤上。其形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墨客揮犀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所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

既而復賜靈隱。適貯葷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躍跳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并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以供眾。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虜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保安治象等號。僧行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葷。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眾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血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免於毒。於呼殆哉。可戒可戒。

癸辛雜識

說類卷之五十七終

說類卷之五十八

木部

附木

天宮寶樹

行行相植莖莖相望枝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搜採異聞錄

松

蘓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髮根則無不偃蓋墨客揮犀

栢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
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僞
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
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
餘年枯而復生子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
雲併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儒林公議
壺山有栢木一枝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
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親見之墨客揮犀

檜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
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
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
已老學庵筆記

楊柳

江東人通名楊柳楊葉短柳葉長續博物志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
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
而含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奇亦黃衣而
絳足蝸蟥厲嚮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
柳流亂輕絲君王穆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瞍

與陳詞吁嗟樂今于是罇盈縹王之酒爵獻金漿之醪

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胞蒨絲清管與風霜而

共雕鎗鏗啾唧蕭修寂寥俊又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

效于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于

邊撩西京雜記

野桑

野桑生石上取以為弓不膠漆而利續博物志

黃昏木

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昏

木或曰合歡合昏夜合花陳無已云探囊一試黃昏湯

草部木部黃昏無二物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

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反俗因名合昏古今注云合

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不忿稽康種之于

舍前續博物志

貝多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

者多羅娑一曰力義貝多二者多梨娑一曰力義貝多

三者部婆一曰力義多羅利一曰多並書其葉部闇一

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娑一曰力

义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

亦得五六百年酉陽雜俎

安息香樹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酉陽雜俎

竹箭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于用木為箭而謂之箭則謬矣夢溪筆談

竹

漢章帝三年子母筍生白虎殿前時謂為孝竹群臣獻孝竹頌述異記

河圖曰少室山大竹堪為甌噐山海經舜林中大竹一節可以為船漢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斗為捍楹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攤竹細而多刺也篋竹堪作笛箝竹宜為竹椽篋竹青皮內白如雪軟韌可為索

竹譜曰竹之類則六十有一俱續博物志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使人意瀟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筍竹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

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巳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於是吾所植亦稿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稿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歲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筍掘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

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即不焉蓋一術也當即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甦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避暑錄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稍一節發者為雌物無逃于陰陽可不信哉東坡先生志

林

說類卷之五十八終

說類

卷之五十八

木部

五

說類卷之五十九

鳥部

家畜野禽

雞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
內即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
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多故不能飛野禽則雌
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飛禽

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鳥獨夜飛鳴者色
黑屬陰從其類也鸛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

然鴈之爲鳥古稱爲陽實陰也釋之曰凡鳥方味駢趾
 皆陰而能夜食鵝鴨鳧鳧鳧盡然但不能遠飛耳而鴈生
 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
 情夫秋分以後循昴畢參觜之位春分以後循房心尾
 箕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
 而稱陽月也俱蠡海志

鳳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
 郊止藂木中有群鳥千數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後而
 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糧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群鳥咸喧
 而導其前或翼傍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立則環
 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
 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
 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
 備書其事宣室志

鶴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羽舉修距而
 躍躍奮皓翅之穢穢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豈
 忘赤霄之上忽池籟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
 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龍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

今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西京雜記

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
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今世有
馴養之鶴聞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俱續博物志

鵝

鵝能驚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而鬻之市余自湖上
夜歸過屠者之門群鵝皆號聲震衢路若有訴者余悽
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于心
也鵝不獨能驚盜亦能却蛇其糞蓋殺蛇蜀人園池養
鵝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

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東坡志林

鴉鵲

北人喜雅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雅聲雅聲吉
凶不常鵲聲吉多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以為乾鵲是
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為百禽聲春時其聲
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為有喜凡野禽
或獐狐之類人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類試甚驗不但
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污人衣者亦不
祥又見鵲聞者不得相逐遭官事聖客揮犀

唐溫璋為京兆尹勇于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

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鷓一隻尹曰是必
 有人探其鷓而訴冤也命吏隨雅所在捕之其鷓盤旋
 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鷓尚憩樹下吏乃執之
 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于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北憲
 瑣言
 鷓巢中必有梁雀圍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
 見二鷓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
 見俗言見鷓上梁必貴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
 有雙鷓銜柴及泥補葺隙壞十四五處宰臣上表賀酉

陽雜俎

鳥雀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
 鷓栖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僮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
 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鷓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
 五日翔集其間此鳥毛羽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
 不畏人間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于
 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鷓去人太遠則有蛇鼠狐狸鴟鳶
 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
 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爲人甚于蛇鼠之類也苛政
 猛于虎信哉東坡志林

白雀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為祥瑞余曾見
賃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殼未
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墨客揮犀

杜鵑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行山見一
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王離別厠上
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為大聲應之酉陽雜俎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
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中
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老學庵筆記

鸚鵡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
經段剪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
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
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閑
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躍各
其性也閑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
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閑為苦也樂善錄

凡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前續博物志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永

相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候鯖錄

燕

燕千年生鬚髯述異記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鷁而雌為猫所斃雄啁晰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子墜地至晚群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為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疾其前雛一至于此而終不悟悲夫墨莊漫錄

鴈

鴈食粟則翼不能飛博物志

鸛

鸛性甘帶每遇巨石知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南方學其法伺其養鷁綠木以篋組縛其巢鸛必作法解之乃于水下鋪沙印其足跡而倣之

鳩鳶

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飛即大風俱續博物志

黃鵠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踟蹰金為衣兮菊為裳啜喋荷荇出入蒸

段自顧菲薄愧爾嘉祥西京雜記

鷓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壽三千歲述異記

雉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鷲鳥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于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獨異志

鷓鴣

鷓鴣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

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也酉陽雜俎

百勞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瘡唯鷓毛治之酉陽雜俎

鷓

鷓即鷓相傳鷓生三子一為鷓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鷓腦酒鷓腦酒令人久醉健忘酉陽雜俎

鷓

魏公子無忌視事忽有一鷓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鷓遂去令捕鷓取數百列于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鷓

言類 卷之五十九 七
伏罪于地乃殺之而放其群鷓獨異志

骨托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當以名白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墨客揮犀

虎鷹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度二丈續博物志

飛生鳥

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首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

隨母後人有難產以其爪安育腹間立驗亦有得其皮者俱續博物志

鳩鳥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鳩鳥禁鴆墨客揮犀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鸛灰羽赤喙遊園衆爲異以術數致得畜之愛食蛇虺入口中即爲水畜之半年一縣蛇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見之曰此檀雞毒鳥也後死其一居亡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檀雞鳩鳥之別名始大驚駭即命殺而焚瘞之過庭錄

海鷁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帛百端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其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鄴民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宣室志

鷓鴣

鷓鴣狀如鷺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常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雲出涼州酉陽雜俎

吐綬鳥

魚腹縣南山有鳥大如鳩鵲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噤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噤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酉陽雜俎

細鳥

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王為籠數百頭狀如蠅

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官人衣輒蒙愛幸酉陽雜俎

鬼車鳥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天陰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也酉陽雜俎

夜行遊女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脊前有乳凡人始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為

鳥崇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酉陽雜俎

鵯鳥

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鵯鳥形類鳥嘴赤如丹一名赤

嘴鳥亦曰阿鵯鳥酉陽雜俎

鸛鷓

鸛鷓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之酉陽雜俎

訓胡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酉陽雜俎

蝦蟆護

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

言類
似鷺西陽雜俎

沉明石鷄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鷄色如丹大如鷺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鷄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鷄舂碎為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燕置之靜室自然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七德之徵大魏之嘉瑞拾遺記

嗽金鳥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囿遠方國所獻異鳥殊獸皆畜此囿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于遐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于靈禽之囿餽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屬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避寒臺皆用水晶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

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於
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金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邀
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
矣拾遺記

背鳴鳥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
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鍾磬笙竽聲
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祥是歲建都建鄴殊方多貢珍
奇吳人語訛呼背鳴鳥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
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烟火果

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拾遺記

異鳥

有異鳥鳴如嬰兒巢于木探得其雛大如鴉青首白而
嘴爪類鷹鷂或曰此鵬也續博物志

衆鳥

鷓鴣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走禁蛇啄木遇
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鷲鳥不能見
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于
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其中續博物志

鳥卵

凡卵皆白在外而黃在內及抱成形則黃變居外白變居內矣何以知其然觀夫鷄鵝鴨在殼內生毛者俱黃毛其飛禽殼外生毛者身與吻俱黃可驗此蓋太極之前陰包陽太極之後陽包陰也

孟海錄

妖鳥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犬和中
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畋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宣室志

說類卷之五十九終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十三

說類卷之六十

獸部

走獸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猿食果實而居林。栖樹兼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為動。氣衰為伏。動則健。伏則怠。蠡海錄

馬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

言類
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擊俄傾擒
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故今以
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獨異志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
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奴彰遂換之馬號
曰白鵠後因獵獻于文帝獨異志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
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
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
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圍人供芻粟或少倨則

嘶鳴奮躍踉蹌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
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
犬同坎葬澠水燕談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倒傾
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鄒公驥馬行云肉
駿礮礮連錢動當作肉驥東坡志林

吾鄉有義驗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驗者九江戍校
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
以卒從戎四方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
卒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狗地至花靨見病驗馬疥而

言類
卷之六十一
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
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半年膚革僅
完毛彫復生日寘之槽櫪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
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
城隈每旦與同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盡
午退以爲常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往始命鞍蹠鳴
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
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鞵來則帖耳馴服如
平時振迅通衢罄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
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群馬皆禡而騎相望先

後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卽噬齧之軍中
咸指爲駑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
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以行崎嶇山澤夷
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
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韃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
驗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
之元礪有弟悍狠恃勢每出掠率強取十二三適見之
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踟進退折旋良恆
卽不勝喜貯以上厩煮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爲鎧華
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醴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

取者知之曰。踰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
恠之。於是日游其踰於峒峽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
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險阻。不可得。後旬浹。復
犯來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
乘踰以來。踰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
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踰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
識之者曰。此王校之踰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
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
謀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
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

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踰之事。
踰之義。遂不聞於時。踰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踰之事。信然。夫不苟
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異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
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
歷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
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筭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
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于篇。程史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
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累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

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于營有戰馬
號黑大虫駿駟異常獨王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
鐵絙繫之闌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於
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
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
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
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癸辛雜志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博物志

牛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賭

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
臠而止獨異志

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中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
殺人逾賊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
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
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黑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
力滿射前良牛也踈肋難養也酉陽雜俎

奉新縣村民繫牛于柱將殺之其隣家子平時饕食乘
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肺肝生食不宜緩
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

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
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搶杖叫譟共往
追逐乃得其尸

閑窻括異志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
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室塞無
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茆牛耳
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贖蓋龍亦聾者也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游宦紀聞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虎既去牛

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為予言之為作詩記
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
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行過路一豎坐地牧兩
牯以樗樗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掇兔兩牛來奔虎棄
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
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然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
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
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驚風
雨

冷齋夜語

鹿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
葉懷我德聲質如綉縟文如素基呦呦相召小雅之詩
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于一時西京雜記

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
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
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
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西陽雜俎

犬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閹者甚謹

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繪紛帛百餘匹
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命獄旣具釗命
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
且訊其事閹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卽常以食
飼群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
可不施恩信遂釋之宣室志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含忘其名居園城中族人
在州西別墅城門旣閉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
畜犬徬徨其側若有憂思中含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
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

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
 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
 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于別野之
 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大
 誌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知千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
 譏况珍味耶犬不食嗔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
 犬至跪門闔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
 床上并棟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餽啜
 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俱渾水燕談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
 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即明年遂
 為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
 入其家馴伏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帟窓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
 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泊

宅編

花頌

卷之六十一

七

八

虎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
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
為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
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于是申府
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籙冠帔髮骨
甚多其觀遂廢為陵使之居續博物志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
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
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

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
佳無官人所媚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
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王小兒驚荊州陝岷寺僧
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
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
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
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
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
淪入地所為也俱酉陽雜俎

先瑩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曰

言類 卷之六十一 九
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犝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齒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犝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犝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毋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犝以角拒虎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犝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犝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

勢奮迅欲以攫取犝少憇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犝犝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間者持挺歡呼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犝牧竟全時倚堊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身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程史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怒頓剉不能去就既剉剥腸皆斷虎身臭引蚋蚊耳鼻

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顛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
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鱗與虎鬪。而虎敗。骨入
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智有所窮也。畫墁錄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為暴十餘年。
後為射者所殺。兩耳如鋸。馬人言虎怪甚。靈不妄食人。
遭其患者。蓋命所值。或是宿冤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
孝。嘗為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
無所依。虎遽棄于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
為朱虎殘。墨客揮犀

狙

江南李後主。獵于青龍山。一壯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
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
狙。樂善錄

狼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
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
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
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即扃
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
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

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具白於舍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舍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舍且令即市麋鹿舍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舍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破戶而出自是不復還

宣室志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腔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狼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

者稱狼狽

酉陽雜俎

猿

猿五百年化為獾獾千歲化為老人

述異記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間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浦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

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二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涓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劉氏者漢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輦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

乃不恭徃徃詰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卽令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已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錄呵禁之術聞婦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

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旣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異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嚙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封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資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宋素以孝行稱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旣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宋素聞之以生人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賣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宋素

言
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
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
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
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
爲林泉逸士極善吟嘯又好爲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
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
善談譎故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利焉
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
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陸墻投崖以伺飢虎故
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

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
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
憂迫計無所出有醫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不可
得而愈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
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
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
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
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于前僧食之立盡又曰吾旣
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
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爲神

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宋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宋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宋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取吾心亦不可得矣宋素驚異惶駭而歸

俱宣室志

狐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

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培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黜目可洞達陰陽

酉陽雜俎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已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

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日巳辰居卯二
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
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
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卽
問之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
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
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
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
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宣室志

猩猩

猩猩猿形人面容顏端正在封谿山谷間百十爲群共
相語言纚纚可聽聞之者無不欲歎性喜酒且好屐人
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已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
罵曰奴輩欲設此張我耶酒屐于我亦何愛而爾乃爲
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旣而群聚歡飲竟致醉倒
取屐而着人乃掩群得之嗚呼酒屐之於猩猩亦猶利
欲之于人也猩猩知酒屐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屐之中
人知利欲之喪真而不知起利欲之外但知猩猩之不
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
也

事見唐文粹

樂善錄

鼠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蠟續博物志

竇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于堂上而門外有群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其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即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

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宣室志

鼠狼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于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于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竅靈者人胡不忍也北

夢瑣言

象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

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

續博物志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

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

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

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

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

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群

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

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育

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

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西陽雜俎

漳州漳浦縣地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為

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躪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

眾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墨客揮犀

天祿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

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

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鱗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

無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為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

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極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夢溪筆談

猛獸

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為反觀見虎如此意為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博物志

師子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嘗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輓師子將至此

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
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無鳴吠

博物志

猴獲

蜀山南高山上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
猴獲一名化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其年
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
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
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
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猴獲化之子孫時時相有
獲爪者

博物志

佛佛

佛佛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
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為髮宋
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酉陽雜俎

獼獼

獼獼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
為食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

獼乙八反
獼翼乳反

述異記

怒毛獸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

說類
述異記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桼婆黃髮垂髻跣足裸身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纍垂益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隣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

瑩若蒼玉字類篆符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于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竒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遂以爲誕也後漢外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爲志也

笑辛雜識外集

說類卷之六十終

說類卷之六十一

鱗介部

龍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
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
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漉水
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
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蚘中泉湧倏忽自盤若
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

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俱酉陽雜俎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寂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卽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數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肩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

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逕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酌酒蛇乃從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有光穿一剪綬花過其尾尚赤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幡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夢溪筆談

牛僧儒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豢龍

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強驅之必為災公不聽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處士避罪亦潛去十年有人于他處見猶在玉泉子

蛟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千里西京雜記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鱷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

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戍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

則詳究其義似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宣室志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夙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空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

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空晦黑且甚簷宇搖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為僧迨茲四紀暴雷從此起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為沙門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霾顛悴由是驚懼什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禪堂庭北槐樹高數十丈尋為雷震死

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龍蛇蜒之跡焉俱宣室志

蛇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蜿蜒若蟠繞出于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咒之蛇決水渚洛城卽訖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管居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于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渚城之應宣室志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蝥螫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卽死

博物志
人樵採設爲草木所傷亦死毒甚于蝮螫謂之迹蛇也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頃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閑窻括異志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墳起數寸陸紹卽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

鼻如劓馬

酉陽雜俎

冷虵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常斫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虵二條賜之虵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酉陽雜俎

矛蛇蛇頭鱗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壳盛之不漏王毒腫

藍虵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脂反解毒藥

蝮虵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俱酉陽雜俎

九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八九尺吞鹿角骨鑽皮出夷以大竹籤殺而食之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唯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犬吞鹿腹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

續博物志

兩頭蛇馬鼈食牛血所化

續博物志

魚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勅者以販彭蠡湖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于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

言類
卷之六十一
魚于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
勅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勅驚而異之
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勅即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
進勅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
放魚于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
困苦敢希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簾
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簾筏一時沉
溺惟進勅隋于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颭
竹數竿至于進勅身側進勅扶此竹獲濟乃見大魚數
百頭于進勅足下乘之又共拽竹而行到洲登岸回頭

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栖于洲上將更深矣
進勅乃獨坐愁苦兩淚迸洒嗟身之蹇蹶一至于此忽
見荻叢碎罅中光芒進勅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
于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踔立謂進
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者所放諸魚今各
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
來橈棹俱備進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
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搜神記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網魚得鱣不如啖茹

俱續博物志

言類
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感出如飛泉散落海中
舟人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

水焉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王衆鱗不
復去頃刻可盡俱酉陽雜俎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
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
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
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畔村舍中獨成在江上
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

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
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卽匿身蘆中以
聽之俄聞舫中萬魚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
悉投群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以具告暉暉怒曰
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
資酌其值旣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遷於
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
汝魚值成益竒之是日于瓜州會郡僧食弁以緡施焉
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州脩得其事傳于紀述

宣室志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
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
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踴起羊角
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
殆是爾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
日有騰拔之志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東坡先生志林

龜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担之未至家遇
夜攬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
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

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曰其人將龜獻吳主煮之三日
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湏得多載老桑
爲薪煮之立爛遂令以老桑斫之爲薪旣燃卽爛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
復止于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俱述異記

東坡謁呂徵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
黍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
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
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
暇尋閱質究偶因見嶺南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

兩眼餘四目乃班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真目也

游宦紀聞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家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縉皆沾濕父母恠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閑憲括異志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剗其肉最爲殘酷小人牟利恣于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值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錢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于竹籬度去漁舟

差遠以數枚寘于板舟行旋取旋放蓋恐僕隸輩用力拋擲或墮沮茹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諾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怠

清波雜志

鱉

取鱉挫令如碁子大搗菹汁和合厚以茅包五六月作投池中經旬變鱉盡成鱉也

博物志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搗鱉爲業

每揭鼈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鼈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
泰二年壬戌四年十七日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
霹靂大震廬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鼈
鼈龜鼈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廬十五之報亦
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既好食又招賓友會聚而食
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
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閑窗括異志

螃鱉

關中無螃鱉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
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病瘡者借去掛門

戶上徃徃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夢溪筆談

蟬鬪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續博物志

蛙

周禮蝮氏注云蝮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
相擅減宗廟羔兔蛙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
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老學庵筆記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于蓮池上時苦蛙聲坐中有州
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
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
伏武帝欲藉阿城以南鹽屋以東宜春以西爲上林苑

言類
卷之六十一
十一
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曰蠅卽蛙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懶真子

蝥蟬

蝥蟬大者力能與虎鬪取之不戒螫能剪殺人續博物志

蝦蟆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于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圯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卽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

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亡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室志

陳宏泰家富于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蟆也閑窗括異志

奔鯨

奔鯨一名瀾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數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侯相

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酉陽雜俎

說類卷之六十二

蟲豸部

蟬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蝓蟻所化。秀才韋翻一日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翻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酉陽雜俎

蜘蛛

元和中。蘓湛遊蓬鵠山。裹糧鑽火。境無遺跡。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決。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

說類

卷之六十二 蟲豸

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蘓遂逼之
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蠶矣有蜘蛛
黑色大如鉅鑄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蘓已
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鼻滿一山相傳裴旻山行
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
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
立止也酉陽雜俎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從使至京既還道次商
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
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
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又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
韋乃命左右潔帚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
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
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
一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
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
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
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
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
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宣室志

蝗

蝗荆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言魚子變近之矣或曉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酉陽雜俎

雪蛆

嘉祐雜志云峩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嘗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

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銷亦消盡

老學庵筆記

蜻蜓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

博物志

蜥蜴

蜥蜴或名蝮蜥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

號守宮

博物志

蜈蚣

余伯祖嘗于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

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拆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唧蛆甘帶蛆，卽蜈蚣之別名。墨客揮犀

蝸牛

蝸牛不特能伏蝮，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牛徐進其身，以涎繞之，其足盡落。墨客揮犀

蝮

蝮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蝮。蝮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蝮，負十餘子，其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文言：陳州古倉有蝮，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蝮，開元初

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蟲。蝮嘗爲蝮所食，以跡規之，蝮不復去。酉陽雜俎

水蛭

水蛭性難死，予同官林承奉嘗言：少時曾取大水蛭，曝爲乾，數月後投水，椀中復生。又以爲末，散水中，悉化爲小水蛭。有人夜臨溪而溷，蛭入其尻中，數年瘦病而死。其家將殮，蛭自亡者口中，擁出至數升。墨客揮犀

螺羸

詩云：螟蛉有子，螺羸負之。陶隱居以謂螺羸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

雅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啣泥管巢于室壁間者。名螺贏。穴地爲巢者。名蟻蝓。窠于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螺贏蒲盧。卽捕桑蠶及小蜘蛛之類。蟻蝓惟捕蠨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寘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墨客揮犀

蝙蝠

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使人神仙。

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人陳子貞得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俱續博物志

蠅

蠅夜飛。宜避之。撞入膏腹。如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或悟。子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墨客揮犀

巨蟻

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塩漬之。歸誇北人。續博物志

度古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縱。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酉陽雜俎

消麴蟲

吳郡陸顒家長安于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
麴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
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既
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
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
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
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
於太學然無它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
燕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月群胡又

至持金繒爲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
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
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
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
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塩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
肯輕金繒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
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上杜門
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
太學中我未得盡言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爾幸
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

言類 卷之六十一 九
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麩乎曰然又曰食麩者非君也
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
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若誠有之又
安有不可也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
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
麩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
天起於大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
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也夫此蟲稟天地中和
之氣而生故好食麩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
始成寔天地四時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麩食之可

見矣顓卽以數斗餘致其前蟲食之立盡顓又謂曰此
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天地之氣此
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旣而以
函盛其蟲又金匱扁之命顓致于寢室謂顓曰明日當
自來及明日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王綃帛約數萬獻於
顓共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
梁肉衣鮮衣遊長安中號爲豪士僅歲餘群胡又來謂
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
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旣以甚富素享閑
逸自遂卽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

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王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珮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王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寘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

顓卽執胡人佩帶。從入焉。而其海水皆割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龍宮。入蛟室。奇珍恠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也。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顓。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于閩越。

異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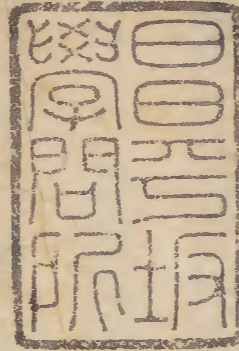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

速異記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嘴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酉陽雜俎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嘴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

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回視巨蟒蛇長丈餘宛轉荆棘間若病傷者行者恠而諦視之但見腦門一虫大如粟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蹴之逡巡蛇遂能去行者漸覺足間微癢須臾愈劇毒氣俄升于股旬日之間血肉潰爛遂墜股而死微細之物其毒至是人終莫知其名俱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六十二終



東京大学

文学部

九

